

□ 学林漫步

雷达：好散文首先必须是“活文”



雷达 画像

2018年3月，中国小说学会会长、评论家、散文家雷达因病去世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评价说，“除了雷达，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位批评家，他的批评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发展历程。而且在这三十多年来，雷达始终是

处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，始终引领新时期文学批评、文学思想、文学观念的发展，始终处于中国文学漩涡之中心的位置”。

雷达，原名雷达学，1943年生，甘肃天水人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，著有论文集《民族灵魂的重铸》《思潮与文体》《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》等十五部，散文集《缩略时代》《雷达散文》《皋兰夜语》《黄河远上》等多部，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

以下是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对雷达的最后一次专访。

记者：《费家营》《梦回祁连》《黄河远上》等作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点击率。您的散文吸引网友的秘诀是什么？

雷达：除了在叙述风格上努力做到客观、冷峻、质朴、丰腴之外，如何打通历史与当下、过去与现在，也即实现某种“穿越”，对唤起读者是很重要的。我写的东西太久远了，年轻人未免隔膜，怎样引起阅读兴趣，让他们觉得并不久远，而且仍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血脉相关，是个问题。

记者：您的作品靠什么吸引人，打动

人？

雷达：“真”是第一感受，真情实感永远是散文的命脉所在。但是，真实是分层次的，表象的真实、较深层次的真实，以及能直抵灵魂引发共鸣、引起疼痛感或撕裂感的真实，是各不一样的。它们取决于作者投入生命的深度，观察、体验、反省的深度，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。这是无法伪装的。

记不起哪位哲人说过，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，或者多么小的人物，多么尊贵的人物，或者多么卑微的人物，只要他负载的信息有足够的精神含量，那么就具备了使用散文这一形式的条件，把它们记述下来就是宝贵的。灵魂的历史比历史本身更鲜活、更耐久。

记者：你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？你在处理题材时有何心得？

雷达：我受影响的著作不少，但受影响最大的应是《朝花夕拾》。那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。

民间记忆、个人化记忆的价值在今天已是无庸置疑，但我不太主张过于纯粹的个人化记忆，面太窄，易陷入一己的悲欢，圈子划得过小，意义亦会受限。个人记忆和时代风雨裹挟在一起，无形中

成为风俗史、心灵史的一种表达，才会走向深厚。

如何做到既带有自传色彩，但又不是刻板的自传，而具有散文的广延性、抒情性、联想性，是值得思考的。

记者：您曾在《我的散文观》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“首先必须是活文”，而非“呆文”。您如何理解“活文”？

雷达：我确实说过，喜欢“活文”，不喜欢“呆文”的话。比如，一度文化散文成风，余秋雨早期的一些文章，有开创性，走在前面。但后来忽然很多，有的看上去很渊博，什么都知道，不少是临时从网上书上查的，但罗列太多，掉书袋，性灵就不见了，便“呆”了。还有，中国散文的叙事记人，有极深厚传统，弄不好它会变成一种模式的重压，也容易“呆”。“活文”首先得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，包含细腻复杂的人性之困和情感矛盾，这种境界和格局，与作家的知识积累、文学素养有关，更与作家的情怀有关。我很看重一篇文章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，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，是否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。

(选自《中华读书报》舒晋瑜)

□ 文化记忆

南怀瑾的“总编辑”

今年的3月18日，是南怀瑾先生诞辰100周年。南怀瑾门下弟子众多，却都尊称刘雨虹为老师。南怀瑾大部分著作都是由刘雨虹团队整理、编辑、校对后出版的。在南门中，刘雨虹公认是最能体现和继承南怀瑾文化精髓的弟子。

刘雨虹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南师的情景。

“那天听讲的人很多，大礼堂坐得满满的。有人喊了一声起立。原来讲演的人到了。回头向门口望去，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矮瘦的中年先生，他身穿中式长袍，脚步轻快，面带微笑。”刘雨虹说，两个钟头的讲演完毕，自己便认同这个人是足以当老师的。那时，1921年出生的刘雨虹已届中年，是经过风浪的人了，忽然对一门从不了解的学问产生好奇，可见南怀瑾讲座的引人入胜。

进入南门，刘雨虹还只是个学生，要说和南怀瑾结上“文字缘”，还要从办《人文世界》杂志说起。

那是1971年2月的一天，南师（对南怀瑾先生的尊称）找到了刘雨虹，提出想要办一本有关文化的杂志，希望她能帮些忙。刘雨虹建议请

《皇冠》杂志的老板平鑫涛帮忙，并打电话给当时还没和平鑫涛结婚的琼瑶，请她及平先生餐叙见面。琼瑶和平鑫涛极为热心地应允帮忙。于是《人文世界》杂志发行方面的问题解决了。

从1971年《人文世界》杂志创刊开始，南怀瑾就把自己主要的文字编辑工作交给了刘雨虹。之后南师的“十方书院”成立，刘雨虹接下了南师多数讲稿的整理、编辑、校对工作。不止一次，南怀瑾称刘雨虹为自己的“总编辑”。当然这个“总编辑”也有严厉的时候。《孟子与尽心篇》的出版就是刘雨虹向南师“发脾气”后的产物。

1976年，南师应邀公开讲解《孟子》，当时是由蔡策先生以中文速记记录的。《孟子》今存7篇，《尽心篇》是《孟子》的完结篇，被南师视为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，极为重视。《尽心篇》的讲稿跟随南师四处奔波，最后在太湖大学堂由刘雨虹编整完成。但南师总没有空审阅，刘雨虹着急了。有一天“总编辑”找到南师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有个好消息要告诉老师，从今以后，老师你不提孟子，我绝不会再提孟子”。终于，书稿

在2011年春，由学生口诵整理稿，南师随时订正，才得以出版。那时，南怀瑾因眼力欠佳，已经无法亲笔修改了。这也是南师生前订正过的最后一部著作。

刘雨虹说，南师修养不凡，当年《论语别裁》出版后，各种声音，沸反盈天，南师皆一笑而过。而面对他人指出的其著作中的各种错误，则是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南师以口语讲课的方式出版著作，大部分的差错在于记录、整理和编辑的过程。但南师，一概都以自己的错误，承担责任。比如，当年南师的《历史的经验》第二册（未经南师审查）出版后，作家陈四益撰文指出“晏子弄权”一节有误。南师很快给陈四益写信表示感谢，态度极为诚挚。之后，南师还请刘雨虹代表他当面感谢陈四益。

刘雨虹说，南师离开我们已经有6年了，他一生为文化传承而努力，80岁回归故土，落脚太湖之滨，言传身教直至95岁谢世。在刘雨虹身上，仿佛有着南怀瑾的身影，一个不知疲倦的老人，一个视使命重于生命的长者。

(选自《新民晚报》沈琦华)

□ 论点短辑

孙中山对青年朱德的影响

苗体君在2018年第一期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上说，孙中山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1925年不幸辞世，引领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持续近30年，这对追求进步的青年朱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朱德由起初信奉康梁到尊崇孙中山，逐步产生了推翻皇帝、建立一个美好国家的想法。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，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，积极响应辛亥革命，参加昆明的“重九起义”，并为起义作出了很大贡献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、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，并立下了卓著的功勋；迷茫中的朱德还亲赴上海拜会孙中山；盛赞孙中山提出的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。可以说，正是有了孙中山民主思想、革命精神及斗争实践的引领，才使得年轻的朱德在其早期革命的征程中能够不断前行。

魏晋南北朝“始有意为小说”

李玉栓、李思语在2018年第一期《安庆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上说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提出唐代“始有意为小说”的论断，学界一直承袭此说。若细究之，在南北朝时期，有一些作品已经与唐传奇颇类似，初现“有意为小说”之端倪，如《搜神记》《幽明录》《拾遗记》中的部分作品，无论在创作动机、内容虚实、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已经出现了“有意”的痕迹，鲁迅的说法值得商榷。

(选自《文汇报》)